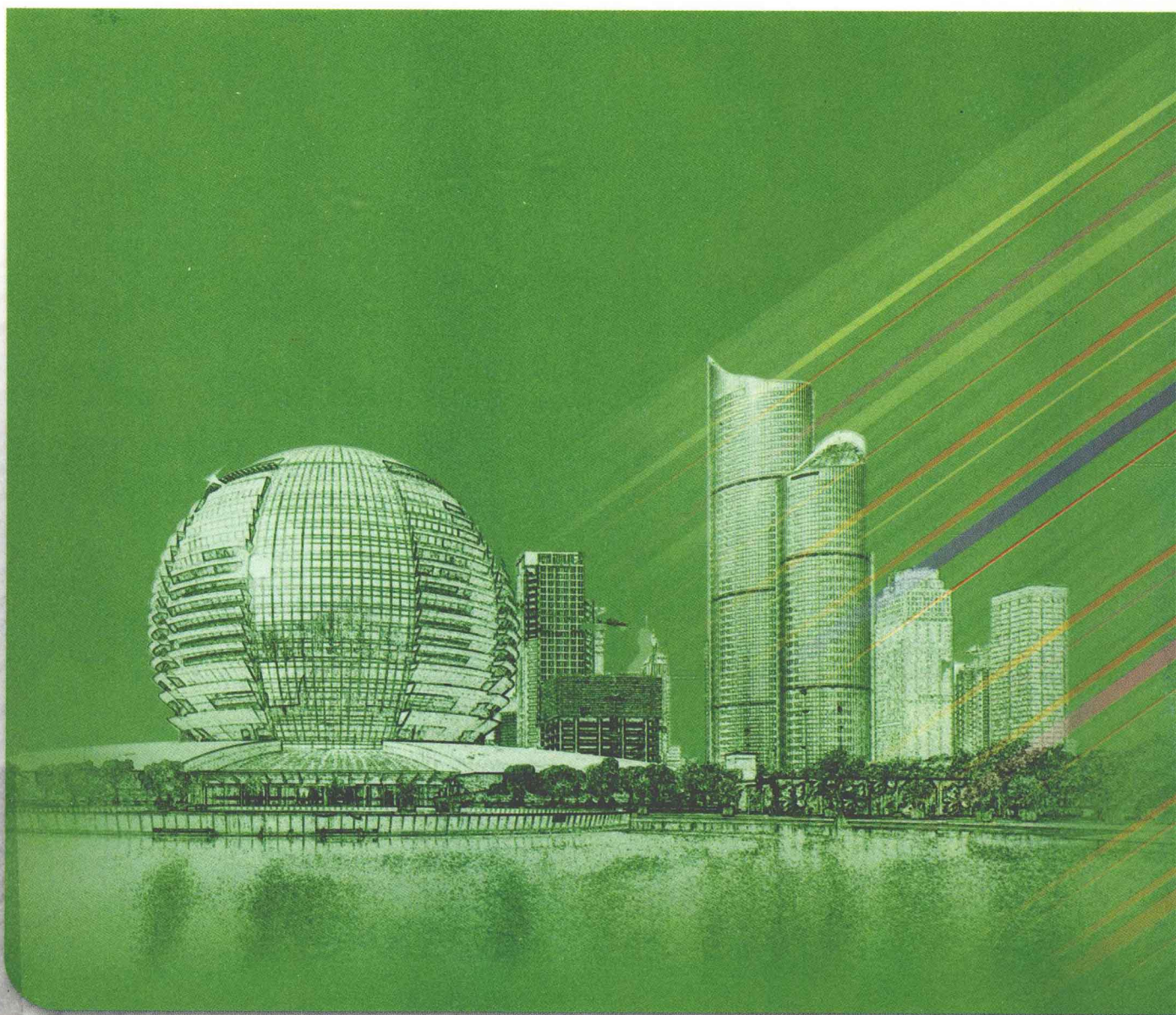


第2辑

城市学研究

URBANOLOGICAL STUDIES

城市学研究编委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2辑

城市学研究

URBANOLOGICAL STUDIES

城市学研究编委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学研究. 第2辑/《城市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61-0785-0

I. ①城… II. ①城… III. ①城市学—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3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门小微
责任校对 接栋正 马智慧 毛春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6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城市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徐匡迪 潘云鹤 王梦奎 单霁翔 毛昭晰

杨 卫 潘公凯 费朗西斯科·班德林

主 任 王国平

副主任 顾树森 叶高翔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匡廷云 江山舞 阮重晖 何 俊 吴缚龙

邹逸麟 陈 跃 陈同滨 庞学铨 罗卫东

郑杭生 胡征宇 裴长洪 黎青平

主 编 胡征宇

副主编 何 俊

目 录

论 坛

城市发展要传承历史文化

- 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徐匡迪/1

城市学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 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王梦奎/7

加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 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单霁翔/10

从“同城同待遇”到“同城同待遇指数”

- 关于破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王国平/13

农民工专题

提高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 裴长洪/46

大转型大流动时期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郑杭生 陆益龙/48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与市民化问题研究 钱文荣/56

农民工的户籍与市民化问题研究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 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迁徙·户籍·待遇”专题综述

-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66

文化景观专题

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杭州宣言	77
加强西湖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	王景慧/79
保护文化景观遗产 传承开封城市文脉	
——浅谈开封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工作	梁志超/83
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景观创新	邵亚秦 李 勤/91
城市文化景观“活态保护”的新探索和新实践	
——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专题综述	
.....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97

户改城市研究

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庆实践	接栋正/103
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模式探析	李明超/115

信息资讯

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召开	125
“中国城市网”正式开通	130
英文提要(ABSTRACTS)	131

城市发展要传承历史文化

——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徐匡迪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专家评审委员会名誉主席)

今天，我就“城市发展要传承历史文化”这一问题谈点心得体会，供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讨论。城市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个复杂的巨系统。我这里想用一些城市例证，特别是我家乡杭州的案例来说明，城市为什么要传承历史文化，而城市又是如何传承历史文化的。

一、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载体

“城市”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城堡”加“集市”。几乎所有城市的雏形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官衙”，是官府所在地；另一部分是“集市”。在农业经济时代，城市仅仅是为了满足政治上管理和农副产品交流的需要而出现的，所以一般规模不大。工业革命以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城市形态也出现了多元化。有些城市不再是官府所在地，有“矿山城市”、“工业城市”、“港口航运城市”、“交通枢纽城市”等等。比如郑州，历史上没有这个大城市。河南的大城市是古都开封和洛阳，但是由于平汉铁路取直和陇海铁路相交于郑州，结果郑州得到快速发展。现在郑州的规模已大大超过了开封和洛阳。再比如石家庄，就是因为正太铁路和平汉铁路在此交会，才有了石家庄这座城市，现已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同样，由于交通的改变，有些城市的功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如扬州，在古代交通以水运为主时，因长江、运河航运在此交汇，所以当时的米商、盐商等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时扬州非常富足，所以有“腰缠万

贯下扬州”之说，富商云集。但后来铁路交通、海运发展起来，扬州地位就下降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又出现了“金融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城市”等等。当前，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城市及大城市连绵带出现。最近两百年，城市化的进展速度、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化率正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纵观上一个世纪的变化，世纪之初全球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上世纪末城市人口已占47%。

中国的城市化，也有个演变过程。现在，中国人口多是一个基本国情，但是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多。17世纪以前，中国人口不超过1个亿，可以说是“地大物博”。抗日战争时期，东三省沦陷的时候，3000万同胞做了亡国奴，现在一个沈阳市就1000万人口，整个东北已近1亿了。20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了300%。20世纪初中国人口是4亿，起初是十年增长1亿，之后是十年增长2亿，解放以后的70年代到80年代初一年增长1亿，后来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增长速度才得到控制。现在我国人口是13亿4600万。20世纪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倡“一个家庭的孩子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不要”，最后被批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如果按照他的人口学、经济学计算，1956年就实现一个家庭两个孩子的政策，现在中国人口应是8亿多。可实际上现在人口整整多增长了5亿，给国家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解放初期城市化率是1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很快，1957年达到了20%；之后由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大起大落，又回到18%；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停滞的十年，知识青年初中毕业就到农村，户口也转移到农村，城市化率始终徘徊在22%左右；自1978年到1984年，知识青年回城，是经济恢复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有所回升；1984年到1992年，是经济平稳发展阶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以每年1—1.5个百分点加速提高，估计今年城市化率将达到49%。最近，中国工程院做过一个城市化的预测，按照“城市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农村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家庭不限制”的政策，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是8000万人，还将有3亿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这样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8.4亿，农村人口达到6.3亿。中国城市分布还有一个显著的自然地域特点，如果从黑龙江的爱琿到云南腾冲画一条线，这条线以东国土面积只有40%左右，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84.3%，因为中国人口宜居地区都在这个线以东、以南。中国的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和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十分脆弱，有的承载量已经超负荷。可能还是应让西部的人到东部来就业、发展，总体上应是这样一种状况和趋势。

总结我国城市化历程的经验教训，未来的中国城市化发展：第一、必须走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第二、大中小城市要进一步组合优化，不能再盲目扩大大城市，应在大城市的周边发展一些组团式中小城市，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第三、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循序渐进，统筹城乡发展。不但城市要发展，农村也要发展。城市化可以探索各种途径，但是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不能走农村家庭空巢化、农村土地荒芜化、农民生活贫困化的路子；第四、城市发展必须要传承历史文化，切忌“千城一面”。今天着重讲最后一点，就是城市发展要传承历史文化。

二、城市发展要传承历史文化

首先，城市化不是城市扩大化，不是简单的“摊大饼”。其次，现代化也不等于全盘西化，不等于高楼化。第三，城市总体形态要和地域文化相适应，不能一个模式、一个模子。第四，城市建设要与自然生态和谐协调。山区城市有山区城市的特点，港口城市有港口城市的特点，不同城市必须与自然生态和谐。城市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总载体，城市建设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生活品质。城市的发展除了物质层面的思考以外，必须扩大到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因为即使我国有75%的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也还要发展，就是怎么提高城市的品位、怎么提高市民的素质、怎么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明传统，各地城市也都有鲜明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陕西地区有关中古文化区，北京附近有燕山蒙满汉古文化区，四川有巴蜀古文化区，云南有丽江、大理为代表的滇西古文化区，湖南、湖北是楚汉古文化区，山东是齐鲁古文化区，泛长三角到浙江、江苏以及江西一部分，包括杭州这里，都是吴越古文化区。因此，不能所有的城市都用一个模式来规划、建设，必须和当地的文化特色相结合。

城市要有自己的“名片”，城市现代化要在传承区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防止“千城一面”。王国维先生在上世纪初西学东渐时曾提出：“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我们觉得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可以借鉴这一思想，就是中国应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学。我们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必须研究中国城市学的特点，中国的城市设计要有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国大城市的CBD地区往往面貌难辨，西部大城市和东部大城市没有多少差别，各地城市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征。但是中国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绝不允许在我们的手里，因为搞城市化，简单地把城市搞成“千城一面”。在传统文化当中，关于城市审美有很多的诗句，像苏东坡讲到杭州时赞叹地咏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显然西湖就是杭州的名片。我觉得，杭州现在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处理得非常好，钱江新城建在万松岭以南，而在西湖边上看不见一座高楼。如果把高楼建在湖滨，建在北山的脚下、南山的边上，这样杭州西湖就会变成“小盆景”，就失去了“山色空蒙”的感觉，用杭州话来说，西湖就变成一个“洗脚盆”了。苏州是“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表明苏州是有水的城市，城市里面水道很多。南京是“据龙蟠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济南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济南在七八十年代一度大明湖没有了喷泉，泉水干涸了，趵突泉不流了，这是工业采集地下水太多造成的，近期经过产业结构调整才得以恢复。如从更大的视野看，世界上一些大城市都是各具文化特色的。像北京，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一直到故宫，看到这一带的图片，就知道是北京。现在站在故宫午门和天安门之间这几个广场上，看不到高楼。我在上海任职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决定绝不许动外滩的36栋建筑。这些建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经济大发展时，西方殖民者来投资兴建的。尽管这是一段中国人民遭受屈辱的历史，但是我们不能把它拆掉，因为这是历史的记忆。这些老建筑就是上海的LOGO，是上海的标志，或者说上海的名片。所以，上海要建新楼就到浦东去，外滩还是保持它的历史面貌。再比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场、大教堂，这就是莫斯科的特点，一看到这样的图片，就知道这是莫斯科。像伦敦，塔桥、大本钟就是伦敦的标志，搞现代化不能把伦敦的大本钟和后面的议会大厦拆掉，也不能因为塔桥有点笨重，就搞成现代化的斜拉桥，因为这是它的历史。再像北欧小国芬兰，是冰雪之国、千湖之国，整个国家的建筑都是白色的。在市中心，连绵的白色建筑，并不高，但是很凝重，和冰雪、湖水相辉映，和自然有机结合。罗马是一座历史文明古城，喷泉、雕塑保持得非常好，罗马斗兽场则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化遗产。像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当初规划时就确定，两边是树，中间是机动车道，外面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而且在5.5公尺宽的人行道上，允许商家摆摊，人们可以坐在那里谈天休闲、喝咖啡。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都曾在这儿写小说。在这里一面写，一面可以看市上的各种景象，他的小说中有些人物的原型就是街边咖啡馆里的女招待员。作者看到她们的身材、神态，就写入他的小说，这样贴近生活。香榭丽舍大街两侧到现在都不许造高层建筑，当然巴黎也有十分现代化的地方，像拉德芳斯新区就全都是摩天大厦。

再回到我们杭州，杭州西湖周围就是老样子，而钱江新城则现代化。我是杭州人，知道原来钱江新城所在的江干区是最穷的地方，现在是最现代化的城区。杭州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瀑布急流，更没有巍峨的皇宫殿堂，为什么却能让人流连忘返？除了自然天成的湖光山色以外，还因为杭州的美景处处蕴涵着深邃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文人

墨客的历史遗迹。我说杭州是幸运的，因为曾有两位伟大的文人做过太守，一位是白居易，一位是苏东坡，他们给杭州留下的不仅是硬件——白堤、苏堤，而且留下了很多佳话。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灵隐“冷泉亭”。灵隐寺旁边有一座冷泉亭，这是在山沟里面流出来的山泉，泉水很凉，所以叫“冷泉”。亭子始建于唐代，白居易很喜欢这个地方，专门写了《冷泉亭记》。“冷泉”两个字是白居易题的，后面“亭”字是苏东坡续上去的，明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也到过这里，并留下了“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的对联。清代左宗棠攻打太平天国收复杭州后，也到这里撰了一副对联：“在山本清泉自源头冷起，入世皆幻峰从天外飞来。”而现在的导游带游客到这里，很少有人讲起这些典故，就是风景名胜的文化趣味缺失了。

二是孤山“放鹤亭”。北宋诗人林逋不愿意做官，隐居孤山，种梅养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有“梅妻鹤子”之称。苏轼称林逋“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表明林逋只是做他的山水文章，不考虑功名利禄。林则徐被革职后流放到伊犁，回来时路过杭州，非常感慨，撰联云：“世无遗草真能隐，山有名花转不孤”，大意是说林逋能够留下的书都很少，是真隐士，山里正好有梅花为伴，所以孤山不孤。“冷泉亭”、“放鹤亭”绝对没有承德避暑山庄或者北京颐和园那种宫廷的富丽堂皇，没有金黄色的琉璃瓦，也没有楠木的柱子，但是为什么吸引人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像“放鹤亭”有个碑记，这些东西都应该是我们杭州的传世之宝。

因为我是从教育界过来的，所以再说说另外一件近代的事情。清朝杭州最后一位太守叫林启，他很重视教育，在1897年就创办了求是书院。这个求是书院是浙大的前身，所以考证下来，浙大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它从1897年算起。后来林启又在杭州的圆通寺办“养正书塾”，即我母校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所以，后人在孤山建了一座“林社”，用来纪念林启先生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围绕全西湖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文化积淀和内涵。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行程里面有杭州，他问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说在杭州要看什么？司徒雷登是在杭州出生长大的，就指名说要去看孤山，因为这个地方有座亭子叫“西湖天下景”，亭子边上的对联非常有意思，“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而且这副对联可以反过来读，意思是在清明期间，天气一会儿雨一会儿晴。像这种对联有很多意思。可见，杭州的风景不奢华，像孤山这种亭子，都很简单，木结构，上面就是黛瓦，并没有斗拱，但是它有文化。

再说一个题外话。清朝皇帝乾隆到杭州来过多次，他在湖心亭留下一个碑，碑上有“虫二”两个字，自认为是个谐趣碑，让后人去遐想“虫二”是什么。他的答案是“风

月无边”，“风”没有边就是“虫”，“月”没有边就是“二”。近日我曾去湖心亭一游，但见导游带人到此，却不带人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所以，西湖的文化历史要保存下去，还要对杭州旅游系统的工作人员作西湖文化的培训。

西湖美景佳话不胜枚举，衷心祝愿杭州市在成功完成西湖申遗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继续深入发掘西湖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既要保护，更要发掘，把杭州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生态、旅游、宜居、幸福城市。

城市学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
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专家评审委员会名誉主席)

今天，很高兴出席“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并给我提供讲话的机会。

这次论坛所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农民工的户籍和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问题，也是非常紧迫、政府深感困扰、社会各方面都很关注而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用一种政策和模式完全解决的问题。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问题，是全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代化和保护历史传统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次论坛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起来的。城市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直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城市的规模和功能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和带动力量，启动了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这是一种必然趋势。1800年，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过了一百年，到1900年前后提高到13%—14%。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化陷于停顿甚至逆转的状态，但这一百年城市化水平还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2000年，城市人口比重达到了48%左右。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由30%提高到70%的发展阶段，城市化速度一般比较快。我国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城市化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因，也给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很多也是和城市化有关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

题。因此,要顺利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不深入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所面临的任务和政策选择。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妥善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重大变化。两千多年来,中国经历多次改朝换代,一百多年来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就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把“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列为中国的基本国情。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城市化水平是49.68%。肯定是在今年,也许就在我们举行“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的今天,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十二五”期末会达到54%左右。这意味着,半数以上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社会结构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精神,乃至对于整个社会面貌都有重要影响。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政策的调整,最终也会导致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改变。中国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是城市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也有农村如何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未来面貌的塑造。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都市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城市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和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我们需要了解历史、放眼未来,着重研究中国现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城市的经营管理问题,包括城市发展的理念、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的治理和城市的精神文化等等。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学的研究,需要认真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也必须基于中国国情的创造性思维,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其复杂性和艰难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5%,就还要有3亿以上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超过除印度和美国之外其他人口大国全国人口的数量。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人口分布和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各个地区的城市化也应该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是“千城一面”和一个模式。

我认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包括城市化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改变那种粗放的、“摊大饼”式盲目扩张的、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不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的发

展模式。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比如，杭州的“宜居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北京提出的“绿色北京、科技北京、人文北京”；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国际上也有不少新的理念和做法，比如生态城市的理念、人文环境的理念、竖向增长和“紧凑城市”的理念，以及进行增长管理和实现精明增长的理念等等。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化和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城市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和城市化发展进程的现实需要相比，城市学的研究是滞后的。专题性的研究还需要深入，高水平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比较少。专门的城市学著作也不多，其中包括王国平同志三大卷、150 万字的《城市论》。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的举办、“中国城市网”的开通、《城市学研究》的创刊，都是推动城市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城市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完全应该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门“显学”，因为它有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广泛的基础。从未来的发展前景来说，我认为城市学要比城市化更长久，因为将来城市化进程结束之后，在城市化问题不存在的时候，城市学依然会兴旺发达。

万事开头难。将来回顾历史，第一届总是特别值得纪念的。祝贺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成功举办！期待着第二届、第三届论坛的举行！祝城市学高层论坛越办越好，创造一个城市学研究和交流的品牌！

加强城市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在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对首届城市学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本次论坛将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列入了会议主题。文化景观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大家庭里是一个新成员，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将文化景观遗产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范围。在此之前，世界文化遗产分为三类：一是文物，二是古建筑，三是遗址。1992 年以后，开始把文化景观，随后又把历史城镇、历史城市中心列入文化遗产。这是《世界遗产公约》诞生 20 年后出现的一个新气象，它引起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场思想革命，影响极为深远。因为文化景观遗产是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的结晶，它将把我们引入一个新的世界，也引发了我们对中国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这些年，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有了六个方面的拓展：第一，过去只重视文化要素的保护，今天要重视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第二，过去只重视静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今天要重视人们生活当中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第三，过去重视古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今天要重视现代和当代的文化遗产保护；第四，过去重视一个点，像一座桥、一座塔、一个古建筑的保护，今天要重视更大面积、更大范围的文化遗产点、线、面的保护，包括文化景观以及文化路线的保护；第五，过去重视公共建筑、寺庙等的保护，今天要重视普通民众生活中民族、民间的文化、乡土建筑，以及工业遗产、老字号等的保护；第六，过去重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今天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这种趋势的引领下，我们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与管理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从我国 2005 年以来申遗成

功的项目看，有一种重视整体区域和环境的新趋势，如 2005 年是澳门历史城区，2006 年是殷墟遗址，2007 年是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 年是福建土楼，2009 年是五台山，包括五台山台怀镇及周围的广阔地域，2010 年是位于嵩山的“天地之中”古建筑群，包括古观星台、少林寺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申报成功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直接用了“文化景观”这个词。实际上，在杭州研究文化景观，我认为是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杭州是研究文化景观最具资格的地方。

我几年前写过一本名为《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的书。在这本书中，我把文化景观遗产在中国的遗存和资源分为八类：第一类是城市类文化景观；第二类是乡村类文化景观；第三类是山水类文化景观；第四类是遗址类文化景观；第五类是宗教类文化景观；第六类是民俗类文化景观；第七类是产业类文化景观；第八类是军事类文化景观。我发现，这些资源杭州全都有。我非常同意潘公凯教授对于杭州的评价：杭州是近十年来受到各方面称赞最多、建设得最美丽、最优雅的宜居城市。我也有幸见证了杭州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城市建设的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对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和重视不够。不少城市在建设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城市历史传统虚拟化倾向、消费观念奢华倾向、消费方式低俗化倾向等等。这些问题都跟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特色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每隔十年城市文化景观都有明显变化。80 年代政府主要解决的是诸多民生问题，那时对于文化景观遗产顾不上保护，基本是漠视的。到 90 年代大拆大建，用新建筑代替旧建筑，城市文化景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到新世纪初的十年，一些城市经济发达了，开始兴建大广场、大绿地、大水面、景观大道等等，对文化景观又是一种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曾经美丽的城市，逐渐沦落了；而杭州坚守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凸显了自己的文化特色。特别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申遗的过程，这一凝聚杭州市民共同心愿、共同意志的文化工程就是杭州十年坚守的过程。这十年，由于坚持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尽管杭州整个城市形态改变了，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但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空间格局保留了下来。这非常了不起，是个奇迹。杭州西湖申遗的过程是非常美丽的，足以让研究文化景观的学者研究一辈子，足以让全国的历史文化城市学习很久。

今天，在这里研究城市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又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搭建起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之间的桥梁。我曾担任过北京市文物局局长，也担任过北京市规划局局长。我发现这两个单位的学科壁垒现象十分明显。当文物局长的时候，我们全局没有一个建筑师，没有一个规划师，都是学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的